

中国 | 小小说 | 八骏

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

刘靖安◎著



捉阳光的女孩

Summer Girl 的

中国|小小说|八骏

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

捉阳光的女孩

Summer Girl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捉阳光的女孩/刘靖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
(中国小小说八骏)

ISBN 978-7-5104-0063-6

I. 捉… II. 刘…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657 号

捉阳光的女孩

丛书策划: 东 方

责任编辑: 程 军

策划编辑: 村 流

作 者: 刘靖安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5424 68326679 (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5968 68998733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 权 部: +86 10 6899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063-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开花的墙

继 父	3
大 牙	6
男保姆麦竹	9
土里长出的爸爸	12
父亲的账本	15
敲 雪	18
一双布鞋	21
开花的墙	24
失踪的土爷	27
温馨的雪夜	30
放 生	33

捉阳光的女孩

阳光中飞舞的血蝴蝶	39
漂亮女生	42
乡长老师	45
祭 娘	48

幸福的长辫	51
陈 皮	54
捉阳光的女孩	56
班长助理	59
一个生命一样美丽的桃	62
再等三天	65
蛇鸟之战	67
血染的小棉袄	70
梦 游	72
鸟	75
借 刀	77

谁在你的背后

谁在你的背后

花石匠	83
血 汤	85
人与猴	88
范篋匠	91
血案追踪	94
变 脸	96
张三杀人	99
唢呐王	102
古城有家	105
老人与泥人	108
直立行走的羊	110
一只劳教的羊	113
殉情的羊	116
会变化的眼睛	119
谁在你的背后	122

让我背你过河

月下的白鸽	127
风铃丁当	129
梨花似雪	133
秋 蝶	136
让我背你过河	139
吃 雪	142
补鞋匠的爱情	145
废墟上的蝴蝶	148
甩个响鞭给你听	151
红红的指甲花	154
飞翔的裙摆	157
雾一样的爱情	160
两棵枣树	164

长在水里的桃树

长在水里的桃树	169
桃花米	172
一条幸福的腿	175
苟铁匠	178
极品羊	181
老七的寂寞	184
一扭一扭的炊烟	187
谁说狗叔不会笑	190
剃头匠莫五	193
二叔的泪	196

婚 事	200
拜把兄弟	203
幸福的灰尘	206
乡长放牛	209
与手机和狗有关的事件	211
打工的女孩	214



开花的墙



继 父

明天，我就要出嫁了。

父亲早早地穿上了新衣服，拉着母亲的手，看着我，一言不发。父亲的眼里，满是依恋。

爸，放心吧，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我说。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我伸出手，在父亲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外面的夜风呼啸着，把阳台外铝皮做的雨棚吹得很响。父亲看了看窗外，像害怕什么似的，一把抓住我的手，紧握着，我的骨头便幸福地疼痛了起来。

把女儿的手弄痛了。母亲白了一眼父亲。父亲慌忙缩回手，对我歉意地笑了笑。

突然，外面的风没有了。父亲侧耳听了听，然后，又急急地跑到窗边，拉开窗户，探出了头。看了一会儿，父亲回转身，对我和母亲比划说，这天，要下雪了。

父亲来自山里，天气看得准。

父亲是我的继父，自从有了他，母亲也爱出门了，比如散散步，串串门什么的。有时，天气不好，母亲担心会下雨，他便叽里呱啦比划说，有我在，不会的。开始的时候，母亲半信半疑。后来几经证实，这话所言不虚，母亲就信了。

小时候，我不喜欢继父，不叫他不说话，还经常胡乱地给他比划一些手势，捉弄他。那些手势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

慢慢长大了，懂事了，母亲才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原来，母亲也是山里人。十岁时，母亲和他按农村风俗定了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长久的了解，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最后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可是，外公为了让母亲做一个城里人，不顾母亲的反对，硬是把她嫁给

了县城一个病歪歪的残疾人。母亲的出嫁，把他击垮了。他不吃不喝，成天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发呆，没几天就病倒了。有一次，他吃错药，便成了哑巴。一个哑巴，在乡下是找不到女人的，我的亲生父亲病逝后，母亲就把他接到了县城，成了夫妻。那时，我只有七岁。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流着泪。我理解母亲的心情，也被他对母亲的感情感动着，想起他下苦力供我，养我，送我上大学的那些点点滴滴，我竟然很自然地把他当作父亲，叫他爸爸了。

果然，父亲说准了。父亲的话还没落脚，天空就开始飘起了雪花。那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

父亲一直站在窗边，他爬着身子，手臂长长地伸了出去。没用多久，他的手上就摊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了。父亲看着手心的雪，很是焦急。雪，像理解父亲似的，慢慢化了，从他的指缝间滴答而下。但是，外面的天空，雪仍然下着，不知疲倦地。

爸，来坐吧，这儿离酒店近，明天走路去。我说。

不，要婚车来接！父亲三五几步走到了我和母亲面前。

好吧，依你的。母亲站起来，把父亲按在了凳子上。

父亲坐下来，心不在焉。父亲一个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

睡梦中，我一次次被父亲的走动声惊醒。有一次，夜很深了，大概是半夜吧，我又醒了。我听到父亲踏踏的脚步很急切地响进了卧室，跟着，母亲嘟囔了一句什么。父亲拉亮了灯，母亲像完全清醒了，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嗔怪说，关灯睡吧，别影响了女儿。可是，父亲没睡，他的脚步又响到了窗边。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看见，父亲卧室的灯再次亮了，同时，父亲跺脚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在父亲响亮的跺脚声中，我不知不觉温暖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雪停了，天地间一片银白。楼下一些大人、小孩在雪地上笨拙地疯着，积雪淹没了他们的小腿肚。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没看到父亲，就问，爸呢？

昨晚，他一夜没睡，不是说雪小了，就是说雪大了，天不亮就出了门，说是去扫雪。母亲说。

走，我们去看看他吧。我急切地说。

我和母亲下楼，来到小区门前，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脚下，是一条光洁的马路。马路两边，是高高的雪堆。马路尽头，是父亲蠕动的背影……我的眼睛渐渐潮湿了。

母亲挽着我，向父亲走去。远远地，我又看见，几个人把父亲围住了。走

到父亲身边，我才发现，他们是几个记者。他们的镜头对着父亲，不断地问父亲一些比较高尚的问题。父亲不理他们，只顾埋着头，使劲地铲着地上的积雪。父亲的衣服湿湿的，不断地冒着热气。

大伯，你为什么出来铲雪，能说说吗？一个记者不甘心，想从父亲嘴里掏他们想听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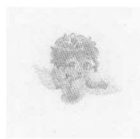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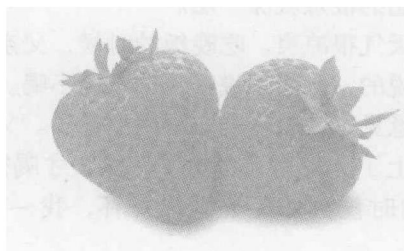
大伯，你为我们市民做了榜样，请你给大家讲几句吧。一个记者弯了腰，话筒对准了父亲的嘴。

也许，父亲是被问烦了，他呼地站直了腰，眼里喷出了火苗。突然，父亲看见了母亲和我，那些火苗倏地不见了。

旁边的记者，看了我们两眼，又喋喋不休地开始重复着刚才的话。

父亲真的火了，他扔下铁铲，叽里呱啦地叫了起来，双手不停地比划着。弄得几个记者面面相觑。面对父亲的手势，他们不懂。但我和母亲明白，父亲的意思是，别烦我，我女儿今天要出嫁了，我得把这路上的积雪铲完，不然婚车来不了。

我上前握了父亲冰冷的手，说不出话，眼泪一个劲儿地流。



大 牙

张超掉了一颗牙，一颗大牙。

那年，张超读高中，镇上有一家网吧，张超迷上了网络游戏，成天不上课，泡在网吧里。老师拿他没法，就让人带信，把他父亲请到了学校。父亲一听张超的表现，气得不行，就去网吧将张超揪出来，一顿暴打。父亲的拳头像石头一样坚硬，打得张超满地打滚。其中一拳，砸在了张超的腮帮上，张超的一颗大牙就掉了。张超猛地站起来，叭地一声，一口血水吐在手心，一把将大牙紧紧握着，目露凶光，盯着父亲。看着张超满嘴的血，父亲心软了。父亲说，你这书没读头了，跟我回家。回家就回家。张超吼了一声，甩下父亲，就回家了。

从此，张超恨上了父亲，从不主动和父亲说一句话。张超把那颗大牙用一片布巾包了，放在箱底。没事的时候，他就取出来，慢慢打开，摊在手心，看一阵子。每看一回，张超的恨意就深一层。

这天，突降暴雨，天气很凉爽。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一瓶酒，说，喝两杯吧。父亲是对张超说的，张超不说喝，也不说不喝。父亲已经习惯了张超的沉默，也知道张超没意见了，就转身取了两个杯子。父亲喜欢喝酒，自从张超辍学那天起，就喜欢上了，只是天气热了，热，才喝得少。张超跟着父亲，也学会了喝酒，更多的时候，是父子俩你一杯，我一杯，不停地喝，都不说话。

张超帮母亲把菜端上桌，父亲已经倒上了酒。父亲端起酒杯，看一眼张超，说，喝。张超端起酒，头一仰就倒进了嘴里。

慢慢喝。母亲劝张超，然后看一眼父亲，父亲说，喝醉了，正好睡觉。

于是，父子俩就喝上了。

没多大工夫，一瓶酒就见了底。

父亲醉了。父亲摇摇晃晃走进里屋，一头倒在床上。睡到半夜，张超突然被父亲叫醒了，父亲喷着酒气，说，你到外面去，这儿我睡吧。张超看了一眼父亲，犹豫了一阵，不情愿地到了外面。外面是一张凉床，张超光着身子睡下去，一股冰凉的冷意倏地传遍了全身。张超睡不着了，他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父亲隐隐约约的鼾声，又想起了那颗大牙，被父亲一拳打掉的大牙。

不知过了多久，张超迷迷糊糊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他一骨碌翻起来，接着就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声。张超跑进里屋，发现他刚才睡的床上，多了一块大石头，风和雨，从瓦房上的窟窿里灌进来，势不可挡。母亲站在另一面，推着石头，喊着父亲。父亲痛苦地呻吟着。

张超又想起了那个梦。

前几天，张超梦见自己大牙掉了，掉得一颗不剩。在乡下，有一种说法，梦见掉大牙，会有孝服。说白了，就是家里要死人。这个，张超听人说过。当然，张超不希望家里死人，但恍惚之间，他又想让这个梦成为现实。现在，这个梦的征兆出现了，张超的心里，又多了一种怅然与沉重。

快帮忙啊！母亲喊。

张超回过神，马上跑过去，帮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石头推开了，父亲被救到了凉床上。父亲的双腿血肉模糊。母亲找了人，连夜把父亲送到了镇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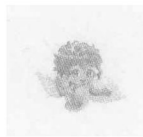
镇医院条件有限，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救护，又把父亲送进了县医院。

父亲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父亲昏睡着。张超和母亲守在床边。

你爸说过，我们的房子在悬崖下面，很危险，他早就想搬走了，但没钱。前些年，要供你读书，这两年存了些，还不够，哪知他……母亲说不下去了。

昨儿晚上，他把你叫到了外面，自己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母亲停了停，又说。



可能是酒喝多了。张超想说，但他没说。他在想，如果不是父亲，那么躺在病床上的，就应该是他了。

是父亲救了我。张超喃喃地说。

一直到傍晚，父亲才醒过来。

父亲看着娘俩，说，你们，没事吧？

娘俩摇头，父亲就笑了。

父亲指指张超，又指指身边的床沿。等张超坐到身边，父亲又说，我知道，你恨我，恨我打掉了你的大牙，其实，我当父亲的，心里也苦啊。儿子不成才，还和父亲成了仇人，你说，这日子，还算日子吗？你也不小了，我想你应该理解的。

别说了，好好养伤吧。张超像突然长大了似的，握住了父亲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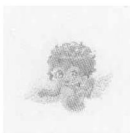
一个月后，父亲出院了。父亲没了双腿，是被张超背回家的。父亲不让，父亲说，你不能这样累自己，还是坐车吧。张超不肯。家里的余钱用光了，还借了一屁股债，现在张超身上的钱已经不够车费了。这些，张超藏在心里，没说。他活动了几下身子骨，夸张地说，凭我的力气，怎么会累？你信不信，我不歇气就把你背进屋。吹吧，你小子。父亲在自己爽朗的笑声中，躺到了张超的背上。

回到家，张超就打开箱子，拿出那个裹着的布团，把它扔进了炉灶里。

父亲问，你烧的什么？

张超没说是大牙，他看着父亲，只是笑。

张超没说，父亲也知道，布团里包着一颗大牙。



男保姆麦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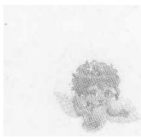
麦竹是给一个男人挑走的。说是当保姆，包吃包住，月工资 500，干得好还有奖金。麦竹跟在男人后边想，还真像阿山说的，这儿就跟乡下牲口市场差不多，自己当牲口给人挑了。这也没啥，只要能挣钱，儿子能吃上药，牲口就牲口吧。

来到主人家，麦竹就看见一个富态的女人，女人怀里赖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孩子长得肥滚滚的，说话嗲声嗲气。看第一眼，麦竹就扑哧笑出了声。麦竹想起了春上家里那头小白猪，也是这样的可爱，可惜后来儿子生了病，就卖了。李姐，人我找来了，绝对可靠，是我邻村的麦竹。男人说。麦竹正想着，男人的话却让他吃了一惊。麦竹仔细看了看男人，还是不认识。我是黄连啊，小时我们还一起玩过嘛，不然我怎么会挑上你？麦竹再仔细一瞧，点点头，说，有点像，不过长变了，还真认不出。这样一来，大家就亲热了许多，麦竹也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

小妹妹，来，我抱抱！麦竹想早些进入角色，他张开双臂，对女人怀里的孩子说。孩子咯咯地笑起来，女人和黄连也笑。麦竹不知所以，只得跟着笑。他是男孩子，叫小丁，五岁了。女人说完，看了一眼黄连，又说，你先去洗个澡吧。黄连就领麦竹去洗澡，女人放下孩子，进屋翻出几套男人衣服，搁在了沙发上。麦竹洗完，黄连把衣服从门缝递进去。麦竹走出来时，整个人就变得光鲜多了。

麦竹开始做饭。吃了饭，女人开始教麦竹拖地板、抹家具、洗衣服、陪小丁……女人很满意，黄连也满意。吃过晚饭，黄连就走了。女人在小丁房里给麦竹铺了张床，还说晚上惊醒些，不要忘了给小丁盖被子。麦竹唯唯诺诺，听话得像头小绵羊。

平时，小丁一个人睡，没啥。这会儿多了个人，很兴奋，缠着麦竹问些稀



奇古怪的事。麦竹累了大半天，想睡个好觉，但不能，只好陪着小丁说话。

第二天，女人就出门了。出门时，女人说，小丁爸在外面办着一个厂子，太忙，一般不回家。她要出去散散心，让他看好家，带好小丁，还说她会打电话回来，该用的钱也会让黄连送过来，只是千万别忘了接送小丁上学。麦竹又向女人背了一遍接送的时间，女人才放心地走了。

妈妈，别和爸爸吵架！小丁朝女人背影喊。女人回过头，看了几眼又跑回来，亲了亲小丁，说，听叔叔话，妈妈会回来的。

麦竹看见，女人的眼里有了泪花。麦竹想起了自己走的时候，妻子抱着儿子站在医院门口的情景，也想哭。

女人走了，小丁上学了。麦竹向妻子打了电话。那电话妻子接不到，是让熟人转交的号码。下午，妻子打过来了，麦竹问了儿子的病情，安慰了妻子一番，说不久就有钱寄回去了。麦竹一个人在家，坐不住，地板、家具打扫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屁股挨上沙发，眼睛就着光线一瞄，发现还有灰尘的痕迹，马上又起身擦一次。每天晚上，他变着花样哄小丁开心，逗得小丁不亦乐乎。麦竹真把女人家当成自己家了。

有一天，妻子打电话说，儿子听说他带了个哥哥，嚷着要来看看。麦竹想了想，就答应了。三天后，麦竹趁小丁上学，从火车站接回了妻子和儿子。小丁回来，看见他们，快乐得像一只小鸟，满屋子飞进飞出。玩具、漫画书，全搬出来了，摆满了客厅。麦竹看见四岁的儿子眼睛直了，坐在地板上一件件不停地往怀里抱。旁边，小丁教着他怎么玩。两个小家伙一直玩到晚上十点也不肯睡。最后，都玩累了，都睡在了玩具堆里。

妻子和儿子走那天，黄连送过来千块钱，说是麦竹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不走不行了，儿子病得厉害，还吐了血。本来，麦竹和妻子想让儿子就地医，但那是大医院，听说是个塞钱的窟窿，他们医不起，老家便宜些。走的时候，小丁还给儿子送了把手枪，但儿子盯着小丁手里的遥控车，麦竹不好叫小丁送儿子，他知道那是小丁的最爱。儿子的眼神，麦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麦竹也想让妻子给儿子买一辆，但一辆得要两百多，够儿子吃几天药哩。于是，麦竹就装在了心里。

已经个多月了，女人还没回来，只是打了几次电话。可是，麦竹却是度日如年。这些天，妻子一天几个电话，每次都哭着说，儿子的病可能医不好了，催他快回去。他能回去吗？他能丢下小丁一个五岁的孩子吗？

麦竹苦苦地熬着、撑着。

幸好，五天后，女人回来了。回来的女人，憔悴多了。